

關於臺灣的酬神劇*

劉枝萬**



* 本文為1994年11月19日劉枝萬先生發表於「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民俗と藝能國際シンポジウム」的會議論文稿，會議當時英、日、中文稿同時刊出，此會議是由早稻田大學所主辦。今徵得劉枝萬先生同意，將中文部分予以單刊，以供國內讀者參考。

** 劉枝萬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退休。



一、前言

酬神劇俗稱謝神戲神明戲，或稱公戲。則對神下願後，還願時所奉獻之演劇。現在各項娛樂，日益增多，相反地，酬神劇卻逐漸不被重視。但在往時的單調農業社會，趁著迎神賽會，纔能觀賞戲劇，機會難得，是絕大的享受。

以演劇為中心的鄉村祭典，固然熱鬧，惟其功能，當不只娛樂的一面，並且涉及人際關係的親睦、促進村民的團結、幫助社會教化等等，具有實用性的各層面，自不待言。但無論如何，藉迎神賽會來維持民間信仰，以資村落共同體營運的信仰層面，也不可忽視。

何況，臺灣是漢民族晚期開發地域，雖經開疆闢土，拓荒就緒，然而在極不安定的環境之下，慘淡經營，難免不時處於緊張狀態，此乃開拓社會的常情。因此，墾民為期望暫時慰藉，對於酬神劇的需求心情，更趨強烈，可想而知。其實，臺人好戲的風習，早被矚目，則在清代方志，亦屢有記載。

二、酬神劇

上演酬神劇的機會，就是在祭典的場面，而地方主要公祭，不可無戲。惟其祭典，若由舉行動機加以分類，當可為神誕祭、平安祭與醮祭等3種。

神誕祭：諸神菩薩誕辰，則所謂神明生，比擬人的生誕，每逢此日，善男善女便往廟寺行香，如無廟寺即搭起臨時祭壇於廣場，為神祝壽。神誕祭在所有祭典中，佔絕大多數，依據祭祀曆所載，竟達91天，則全年4分之1的日數。自然與歲時節令，幾乎重複。不過，除較具規模



的神誕祭外，並非每祭必演，故上演酬神劇的次數，其實不多。尤其演戲與否，常受農作豐歉的影響，理所當然。

平安祭：旨在向守護神感謝豐年與地方平安，故稱謝平安，演劇則謂之平安戲或收冬戲。往昔秋季報賽五穀豐登的秋社祭，在臺灣亞熱帶收成兩期的地方，不得不延長於冬季農閒期。故多舉行平安祭於陰曆10月，甚至延到11月。無論何時，因係冬季最大的祭典，所以民眾的關心也格外深厚。

醮祭：俗稱做醮，乃為還願而舉行的最大祭典。醮類固然繁多，至今仍行者，不過謝恩祈安的平安醮、逐疫送瘟的瘟醮、廟宇竣工的慶成醮、制火避災的火醮等4種而已。而且臨時祭居多，定期祭甚少，所以醮祭在地方宗教活動的比重不大。

至於酬神劇的種類與流派，當可分為由人扮演的大戲與其他各種戲。而大戲可再以其伴奏音樂不同，分為北管派與南管派。北管派以勇壯動作取勝，包括亂彈、正音、四平等戲種，而南管派則有九甲戲，以表演文雅為特色。不屬於南北管兩派者，有歌仔戲，乃揉合所有歌謠而成的歌劇。其他諸如以手掌演的木偶布袋戲、吊絲傀儡戲、不帶宗教性的影劇皮猴戲、野臺電影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然而有些劇種以及大戲流派，業已衰微不顯，甚至已經廢絕不存，以致現在仍然盛行者，只有歌仔戲與布袋戲而已。歌仔戲非傳自中國大陸，乃清末發生於臺灣的唯一土著演劇，而賦有濃厚的鄉土色彩。因為所講是臺灣話，自有親近感，並以7字為1句，4句為1聯的所謂四句聯歌詞，滲雜俗語，深為觀眾所喜愛，未幾即風靡一時，迄今未衰，遂為演劇的主流，而且成為大戲的代名詞。一面，布袋戲也以木偶的栩栩如生演技、輕快動作、情節的快速展開、絕無冷場等等特色，自古即頗受歡迎。不但以小劇團的搬徙方便，機動性高，與價錢低廉利點，常被僱演，而且近年來，其組織與設施也愈趨簡化，成為大戲的輕便代用演劇。

至於演目，則上演藝題，因為酬神劇固非一般演戲，所以必須經過



特殊選定法，加以限制。演目謂之戲齣或齣頭，雖然有時可由主辦人爐主，依照往例逕行指定，但按實際情形，卻就戲頭家（戲班主）提出其所予先準備的一些戲齣，由主辦人於神前，或由演員打扮戲裝而於戲臺上擲筊（杯珎），委神自選的辦法居多。從而無論任何戲齣，情節均不得逾越勸善懲惡乃至忠孝節義的舊道德律規範，並嚴戒涉及誨淫誨盜，以維良風美俗。尤其淫戲，曾遭禁演，嚴厲取締。然而，此一原則，現在幾乎解除。

三、鬼神的演戲嗜好

不只臺灣，包括中國大陸，漢民族素來嗜戲成癮，若以己所欲者，施之於人，而將此一習俗延伸於靈界，便是鬼神也愛好戲劇的觀念。其實，此一觀念亦明顯地反映於祭拜鬼神的供物上，而認為人所嗜食之物，鬼神也相同的想法。則以人為本位，基於人定勝天的信念，在神人關係上，人總是比較鬼神占居優位，從而亦能予以操縱，就是鬼神應該為人服務的基本觀念。

鬼神好戲，也表現於酬神劇的功能。臺灣人相信，演戲可驅瘟逐疫並制火防災，而在中國大陸也被認為對於逐疫、驅虫、驅蝗以至祈求豐年，均有靈驗。尤其在中國大陸，有演目連劇以制野鬼作祟的年節，而臺灣也有求戲卦於元宵節，以占卜1年運氣的奇風異俗。

甚至臺灣有鬼怪常常盤踞劇場的俗信，而中國大陸也有神明客串，與人合演的民間傳說。又有祭期將屆，鬼神即變人，親往戲班僱戲的傳說，廣傳於臺灣以及中國大陸。

四、子弟戲



父老呼下輩為子弟，故子弟戲乃由青少年所組織的業餘戲班公演之戲劇。號稱子弟班或子弟團，俗稱子弟仔。惟在此一場合，子弟一詞，非僅表示輩份，而且含有與向遭社會蔑視的專業藝人，有所不同之意。則指良家子弟，而非江湖戲子。

子弟戲原本是由農村娛樂的北管音樂團，於清代中期，發展為劇團者。因有地方人士之豐富贖金可靠，並獲父老鼎力後援，以致迅速普及各地，更隨北管戲之趨向隆盛，而一起發展，迨清末，鄉村僻地也漸見其組織，不但主要廟寺，甚至職業團體亦紛紛成立專屬子弟班，盛極一時。然而好景不常，未幾即被歌仔戲以及其他戲劇所凌駕而漸衰，終於不得不兼學北管以外之大戲，以圖余喘，到如今，已經面目皆非。

惟子弟戲者，原來就是地方民的非營利性自願服務工作，纔會普遍受到歡迎。換言之，端靠與地域社會之地緣關係，纔能夠維持下去，營運自如。亦即因此，雖然曾以豪華行頭而獲得好評，究竟乃興趣相近，志同道合的票友集團，論其演技水準，固非職業劇團之對手。因此，漸走下坡，縮小規模，現在均係小團，僅於祭典時，稍演扮仙或其他簡單演目，聊勝於無，形同迎神賽會的添景而已。

在中國大陸，自古以來，每逢年節或神誕，多演酬神劇，援以為例。尤於春季，對社神祈求農作豐穰的春祈，與秋季答謝豐年收成的秋報兩祭，典禮特隆。而不管春社祭抑或秋社祭，均奉獻社戲，神人同樂，由來已久。惟其社戲，不但僱請職業劇團前來上演，也有鄉党青年自演的子弟戲。則由自己熱演，供神觀賞，披瀝誠悃，以娛神明，倘能博其歡喜，神祐也必定加厚的心意。一言以蔽之，先於職業劇團的成立，子弟戲纔是酬神劇的原形，當無疑義。

五、扮仙戲



由人打扮神仙所演的戲劇，謂之扮仙戲，或簡稱扮仙。不過扮仙戲者，非指某一劇類或特殊流派，而是在大戲、布袋戲、傀儡戲等戲劇，為酬神上演時，必須加演於開幕（起頭）與閉幕（煞尾）之 1 小齣宗教劇而已。至於演目，起頭是扮仙與跳加冠，煞尾乃團圓，頭尾齊備，謂之三齣頭。

1、扮仙

或稱排仙。起鼓未幾，即登臺開演，有正式的扮八仙與簡式的扮三仙兩式。

A、扮八仙演目，或稱蟠桃會、扮蟠桃、扮醉仙、醉八仙、大八仙、扮大仙。所演不過是鍾離權、李鐵拐、呂洞賓、張果



扮仙（醉八仙）（魏校長水明提供）

老、藍采和、韓湘子、曹國舅、何仙姑等，家諭戶曉的八仙，齊赴蟠桃會，為西王母祝壽，飲酒盡歡，酩酊大醉的單純情節。也有俾孫悟空與二郎神登臺湊熱鬧，添加一些興趣的情節。惟此一扮八仙的寓意，無外乎在於西王母率同眾神仙，下凡前來，恭向該廟神祝福。另外，也有石崇、周文王、辨天官、牛郎星、織女星、天喜星、壽星、金面財神等 8 神登臺，向廟神祝福的情節。

B、扮三仙演目，或稱三仙會、三仙獻壽、扮小仙、小三仙。其情節乃福仙（石崇）、祿仙（周文王）、壽仙（彭祖）等 3 仙登臺，各遣魁星、麻姑、白猿等使者，前來向廟神祝福。但有時予以簡化，僅由彭祖 1 神



扮仙（三仙會）（魏水明提供）



登臺，號稱壽仔而獨演，而此齣卻往往被誤稱為扮醉仙。

2、跳加官

加官一詞，常以音諧而被誤作加冠，意指陞官。往時高官顯貴觀劇，便先由演員1人，戴假面具登臺，默然表演，然後展示大書「加官進祿」或「當朝一品」布軸，予祝其官必定陞到宰相，位極人臣。其打扮，頭戴官帽，紅袍玉帶，一派大官模樣，



跳加官（魏水明提供）

而被擬為唐代宰相狄仁傑。現在官僚威風已經失墜，不必再承奉，然而此俗未改，但其意義卻轉變為向眾善信全體慶賀。

扮假面默劇，固非尋常表演，定有特殊意義。惟布軸語句，有者作「天官賜福」，而在此一場合，演員乃天官大帝替身，寓意天官大帝降臨，賜福於百姓，亦即三官大帝信仰之一端。不過祝福對象，當不只祭區住民，也包括該廟神，故與扮仙並無二致。其實，有些人竟認為跳加官是扮仙的1齣。

3、團圓

整場本齣既演完，將臨閉幕，即由男女演員裝扮1對夫妻，加演1齣戲尾，以示慶祝，謂之團圓，或稱炆某對。情節是書生鍾景期者，上京赴考，狀元及第，一舉成名，且娶宰相之女為妻，功名新婚，雙喜臨門，甚為適合酬神劇的喜慶結局氣氛。惟其重點，在於夫妻恭拜天地謝恩，故或稱拜天地或拜謝天。旨在代表頭家、爐主以及眾信徒，謹向天神地祇，叩謝祭典圓滿結束，並祈爾後保佑。於是，擂起煞鼓，戲終人散。

惟臺灣戲劇，主要傳自移民鄉貫的閩粵沿海，自不待言。然而以漢民族分布至廣，從而所產生地方劇種類，亦當為數不少，自然酬神劇也



多彩多姿。然則各地扮仙戲，在在皆反映其傳統性而具有地方色彩，可想而知。事實上，大陸許多地方，不但有扮八仙習俗，而且也常演跳加官，所以其實態調查與比較研究，正是將來的課題。

六、結語

酬神劇是款待神祇的極有效方法，而其目的，當然在於促進神與人的偕樂交歡，就是神人同樂。雖然民眾娛樂的實用性層面，比較顯眼，但娛神的功能也被深信不疑。則認為酬神劇有消災植福功用，換言之，其深層意義就是地域社會的辟邪行為。例如眾所周知，加演於大戲或傀儡戲的跳鍾馗齣頭，目的在於趕鬼制煞。鍾馗是有名的辟邪神，故其所跳 1 齣，與其說是演劇，寧可認為巫術，戲臺等於法場。不但如此，傀儡戲為制火避災時，即演跳水德星君（水神）。實際上，在民間習俗，特殊戲劇與辟邪巫術的界線，不甚分明，難以劃清，截然區別。豈只酬神劇，則所有迎神賽會的演藝，多被認為賦有驅邪作用。總而言之，整場祭典，乃地域社會所行的大規模辟邪淨境措施，無庸置疑。

蓋其原點，在於迎神賽會的熱鬧場面，故臺灣謂之迎鬧熱。噪音有辟邪作用的認識，也表現於醮祭之起鼓與鬧廳兩節目，實係古老信仰，即在演戲也以起鼓鬧臺開演，煞鼓收場。正如俗諺「人不鬧，鬼即鬧」，以吵鬧喧嘩，一面制壓陰氣，俾其轉弱衰下，一面助長陽氣，使其滋生興旺，則「抑陰助陽」或「扶陽抑陰」，乃基於根深柢固的陰陽觀念。而此一原理，至今仍被廣汎地應用於通過儀禮乃至民間信仰上。則以充沛的剛盛陽氣，辟邪淨境，保持靈界的正常秩序，以冀地域社會穩健發展的心情。亦即平安祭的「平安」一詞所示，由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，招致合境平安，進而達到國泰民安的理想境地，纔是庶民的真摯期望也。